

# 十指镂“精灵”台上逞诙谐

## —国家非遗项目定陶皮影雕刻制作掠影

定陶皮影作为我市的国家级非遗项目,在山东皮影艺术中独树一帜。它以极富表现力艺术形式风靡一时。然而,一个个光影间跳动的精灵是怎样雕刻制作的,大家却甚不了解。

说起皮影的雕刻制作工艺还要从它的起源说起。定陶皮影第七代传人冯克献说,定陶皮影起源于清末,已有100多年历史。他的祖先受剪纸启发始创皮影。“先人善于剪纸作画,自娱自乐。后来试着在动物皮草上刻画,照着木偶的形式改进制作工艺,增加关节,使其灵活性大大加强,并在皮面上雕刻各种花纹,涂绘色彩,使影人道具更加清晰、通透、美观。”冯克献说。

冯克献说,他们以前表演用的道具都是祖辈传下来的,但随着岁月的侵蚀,道具老化损坏,不能再使用,他便找到六代传人堂叔冯守坤了解它的雕刻和制作工艺。最初时他把老道具拆下来细细研究,并试着自己雕刻制作,却总不能成功。为此,他走访过很多老艺人,还跑到河北石家庄、陕西渭南、泰安等很多地方拜师学艺,学习其他地方的雕刻制作手法,然后进行融会贯通形成了现在的工艺。

据冯克献介绍,影人雕刻制作与剪纸作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但却有着更加复杂的程序。要先进行绘制标本,并敷在牛皮上进行裁剪。牛皮要选择老牛皮,人才会结实耐用。然后一刀刀雕刻成型,期间要慢慢地细细打磨,最后进行上彩。而上彩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,讲究颇深。要配着调好的牛皮胶上彩漆,晾干后还要上一遍清漆。最后把影人的各个部位用铆钉进行组装,再把提前制作好的道具杆安装上去,影人就算完成了。

“虽然说起来简单,但工序却非常麻烦,我们父女三人一天都不能完成一个影人。”冯克献说,他和两个女儿都是皮影传承人,平时经常参加演出,他们的影人都是一家人雕刻制作的。先人传下来的老手艺差点出现断层,好不容易才重新找回来,他绝不会再允许它消失。目前,他已经传授两个女儿雕刻与制作工艺,甚至孙子、孙女、外孙、外孙女也在跟着学习。他还与一些学校联系好,下一步把工艺带进课堂,让小朋友了解这项艺术的同时,学习它背后的雕刻与制作工艺。

文/图 记者 时苏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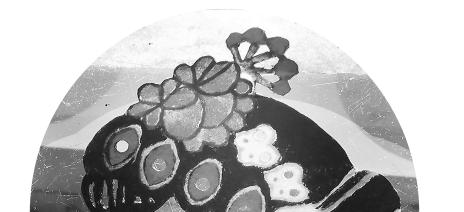
传授女儿制作技巧



裁剪



雕刻



影人上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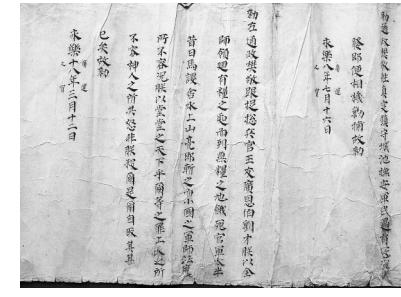
冯克献展示雕刻好的影人作品



制作影杆



组装影人



樊敬(1359-1443年),字守一,号一斋,郓城南人。明刑部左侍郎,嘉议大夫,官位至正三品,在朝历事明洪武、建文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五代皇帝四十余年。他始终清廉为官,征安南、攻沙漠、扶真定、镇济宁,屡立战功,为大明开国创业前期一代名臣。

郓城县档案馆馆藏手抄明代敕谕1卷,长3.1米,宽28.5厘米。内含圣旨11道,均用楷书书写,字体工整端正,行文简洁流畅。这是明代永乐元年(1403年)至宣德四年(1430年),三位皇帝下发出樊敬的圣旨和敕谕。

这些圣旨、敕谕反映了樊敬当年始终清廉为官,屡建奇功,为大明开国创业立下了赫赫功勋,及其母亲、妻子恒德惟懋夙宜其家、聿修顺德的相夫教子、贤良淑德。樊敬虽是封建王朝的刑部高官,但他为官清正,铁面无私,威震京城,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实事,也深得三位皇帝的信赖,多次被明帝委以重任,他不辱使命,尽心尽力履行职责。

菏泽市档案馆 郓城县档案馆 提供



菏泽档案

历史与文化

主办:菏泽日报社  
菏泽市档案馆  
征集:18615298807  
hzsda@126.com



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



求索

王洪刻



书画苑

韩孟哲:小空竹「抖」出花样晚年

近日,记者采访了鄄城县抖空竹达人韩孟哲。只见,他手里拿着两根两尺长的小竹棍,顶端系一根棉线绳,绕线轴一圈,一手提一手送,边抖动边发出“嗡嗡”的鸣声。他娴熟地将空竹抛上天空,悠扬的嗡嗡声忽高忽低,在坠落的那一刻,他不慌不忙轻轻一举,空竹便稳稳地落在线上旋转着。

72岁的韩孟哲,抖空竹有9个年头了,现在他已经成为“抖”出20多种花样。韩孟哲告诉记者,“抖空竹”早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它是一项集健身、娱乐于一体,是一种合乎生理和运动原理的体育运动,还是一种防病的健身活动。

“抖空竹看似简单,其实,要靠四肢的巧妙配合才能完成各种花样动作。”韩孟哲说。

记者了解到,韩孟哲从单位退休后,一直赋闲在家。2011年,韩孟哲的女儿看到有人抖空竹,她感觉这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,就买了一套,让韩孟哲去学,也可以用来打发时间。

在韩孟哲的带动下,他的妻子也跟着一块学了起来。2013年,韩孟哲和妻子一起到济南参加空竹艺术节比赛,他们表演的空竹二人转荣获了“空竹达人奖”。这次获奖,对韩孟哲和妻子的鼓励非常大,此后,他们便开始到各地参加比赛,并屡屡获奖。

2015年,韩孟哲和鄄城老年大学的空竹队友们一起到香港参加比赛,不仅获得了集体优秀奖,还得到了1000元港币的奖励。

“这些年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参加比赛,得奖不得奖的不重要,主要是能开阔眼界,也能跟着人家交流一下经验。”韩孟哲说。

2018年,厉山小学开设特色课堂,邀请韩孟哲到学校义务教学生“抖空竹”,“嗡嗡”的空竹声吸引了很多小学生的目光。

“我不仅要教他们,还要让孩子喜欢上这项运动,让更多的孩子们了解中华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。”韩孟哲说。

展示绝技

茫茫红尘,大多数人走着走着就散了,彼此只能成为生命里的过客,你来我往,各安天命。唯有亲人们沿着一脉相承的血缘,在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的亲情里,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义务,写一纸悲欢,留一世温暖。

时光犹如一把锋利的镰刀,割去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,也割去了我的似水流年。蓦然回首,却发现,我既没有留下一张泛黄的小照片,也没有留下一本残损的小人书,更没有一个可供我瞻养的老人……所有带着我记忆的证据,都在时光里进退失据,令我感觉自己一贫如洗。

特别是一想到自己远去的亲人,瞬间就会酝酿一场浩浩荡荡的泪雨,淋湿我一截又一截的光阴。

有时候,我又感觉自己很富有。毕竟我所失去的一切,都曾经真实地拥有过。那些远去的亲人,曾用最温暖的亲情大爱构筑了我生命的底色。随着光阴的流逝,过往的亲情故事,不管曾经怎样轰轰烈烈、感人肺腑,都终将抵不过时间的流逝,从

而变得浮光掠影,最终在光阴的洪流里消失殆尽。

作为一个写作者,在红尘喧嚣、众生浮躁之时,尚能于书房里安之若素,超然物外地接一壶春水,用文字煮茶,把曾经触动灵魂的点滴过往都浸泡其中,让世间至真、至纯、至善、至美的亲情,以记忆的方式汇入生命的河流。这何尝不是上苍对我最好的恩赐呢?

每个人的亲情故事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版本,我的亲情亦是如此。我的祖父自我开始上学的

影里,看出他原来比我高一厘米,后来我俩一样高,再后来,我比他高两厘米。谁能说这样的目送没有拉近这个苍凉世界的温度?我的母亲则在我人生遭遇第一次挫折时,在遇事无人商量(父亲已去世)的情况下,顶风冒雪,在积雪没膝的原野里,独自蹒跚二十多里,为我祈祷求平安。这难道不是“儿劳母不安”的写照吗?

我把这一个个独版的亲情故事,用文字记录下来,在每一个寒凉的日子里,用它取暖,我的世界

就会春暖花开。我的每

一篇亲情散文,都从生

活的细微处入手,从身

边的小事着笔,临摹一

个又一个“当时”有感而

发的心路历程。那些文

字带着我或满满的欢

喜,或淡淡的愁绪,或浅

浅的忧郁,或浓浓的悲

伤……所有的故事,都沿着亲情的主线,以“亲”字

着笔,以“情”字贯穿,祖辈之情、父母之情、夫妻之

情、母女之情、姑侄之情……诸多的情感,都带着足

够的温度,原生态地融入文字,记载了我生命的悲

欢离合,刻录了我人生的喜怒哀乐。

欢喜的文字也好,悲伤的文字也罢,我所临摹的

亲情,都曾触动过我的灵魂,在我的内心深处掀

起波澜,是我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。

生命里,曾经的过往都悄悄地来,又匆匆地去。

我无力抓住那些过往烟云,只得诉诸文字,把

它定格在时光深处,让它一如一坛尘封的老酒,在

以后的日子里愈发香醇……

是为序。

## 赴一场心灵之约

### —散文集《时光深处泡桐花开》序

时磊英

第一天起,至我初中毕业,在我的八年走读求学生涯里,无论春夏秋冬,他每天都一日三次雷打不动地捧着一碗热饭,准时出现在我放学回家的必经村口。那一碗碗热饭,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常便饭,可它却强健了我的骨骼,喂养了我的生命,温暖了我的人生;我的祖母则是每次见到我,一张口就能说出我离开家的天数,当我问她对我离开家的时间怎么记得那么准的时候,她十分淡然地说:“你离开家一天,我就在心里划一道;你离开家两天,我就在心里划两道……等你回到家,我心里有多少道,你就离开家多少天……”这样的亲情,谁能造得出?谁又能仿得来?

我的父亲在目送我与小伙伴上学远去的背

## 传承乡土味 留住文化根

### —记鄄城县舜王民俗文化博物馆创建人秦锡珊

你可还记得,老式织布机那嘎吱嘎吱的响声?还有那些陪伴国人几千年的碾、磨、碓、辘轳都长啥样?在鄄城县彭楼镇秦庄村,有一个舜王民俗文化博物馆,能带你穿越时空隧道,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,让人记住通往故乡之路,留住悠悠乡愁。

收藏当爱好 乐在其中

近日,记者走进舜王民俗文化博物馆,从红色收藏到民俗收藏,从古玩玉石到字画、木雕、书籍等6000余件年代久远的展品琳琅满目,散发着历史的光泽。舜王民俗文化博物馆创建人秦锡珊正在馆内,向参观者介绍着一辆木制手推车(右图)。

1985年,20岁的秦锡珊告别故土,到甘肃省开启创业之路。经过一番拼搏和磨砺,秦锡珊终于在事业上有所成就,开办多家公司企业,并担任甘肃省张掖市山东商会会长。一个偶然的机缘,秦锡珊结识了一位收藏古玩的朋友,慢慢地他开始收藏一些有价值的物件。时隔多年,秦锡珊依旧记得自己的第一个收藏是一块“玉”。从那时起,他便开始对收藏“痴迷”。只要听说

哪里有收藏价值的物件,不管多远秦锡珊都会前去寻找。有时候别人不愿意“割爱”,他就会锲而不舍地一次次登门拜访。“这套完整的剃头挑子,是一户人家代代相传了4辈人才保存下来的,一开始不愿意卖,我买上礼品,一趟一趟往他家跑,跑了5趟才入手。”秦锡珊说。为了入手一个乾隆年间制作的“开道锣”,秦锡珊不惜千里从甘肃省奔波山东省枣庄8次,方才如愿。

树高千尺不忘根

那些年,秦锡珊虽然一直外地打拼,但心中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家乡。尽管离家35年,秦锡珊却依旧说着一口流利的家乡话。近年来,他的思乡情怀越来越重。每当看着自己多年来收藏的各种物件,他总觉得它们和自己一样“居无定所”,特别想为它们找一个最终的归宿。

“想来想去,家乡才是最好的归宿。”秦锡珊说。2017年,秦锡珊回到故乡,在鄄城有关部门的帮助下,在自家的院子打造舜王民俗文化博物馆,将多年来的收藏陆续从甘肃省运回了家。秦锡珊告诉记者,光是运费就花费了几十万元。



留住悠悠乡愁

在诸多的收藏中,秦锡珊最钟爱的是那一件件散发着祖辈智慧结晶的农村老物件,在他的眼中,这比任何古玩玉石都要弥足珍贵。多年来,因为痴迷收藏农村老物件,秦锡珊走遍了大江南北。在他的心里,这些老物件承载了太多的过往和悠悠的乡愁。

“我始终有一个想法,留住农村那段历史,让没



见过这些东西的年轻人看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,这不仅是一种民俗文化,更是一种历史传承。”秦锡珊说,他所收藏的老物件,涵盖了农村农耕、生活用具、文化及陶器、木器、金属制品等。这些老物件,见证了农村近百年来的生活变迁。

秦锡珊告诉记者,他收藏的物件因为受空间限制,还有很多没有地方摆放,下一步,他打算继续扩建舜王民俗文化博物馆,把更多的珍藏展现给世人。

文/图记者 焦同帅 通讯员 刘永霞